

在地經驗與全球座標之間 ——評何與懷《保衛文學》的雙重視野



蔣行邁的導讀：
充分發掘文學作品的在地經驗和全球視野是文學評論的重要任務之一。對中國大陸以外的華語文學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當華語作家移民其他國家多年之後，他們作品的在地經驗主要是來自新居住國的經驗，其通常會包含他們對原居住國經驗的比較和審視，並在此基礎上



臺灣皇冠出版的張愛玲長篇小說《秧歌》封面。



臺灣皇冠出版的張愛玲長篇小說《赤地之戀》封面。

將更加深沉和生動的思想注入到他們的作品之中。
華語文學在地視角的明晰程度還決定於作者是否具備與時俱進的全球視野。這是一種身心投附的思想視野。視野越是有現實逼真的時代性，越是有縱覽全球的穿透性，寫作的在地視角便越是明晰和通透，作品的內涵和意義才可得充分發揮和被灌輸到讀者的心靈深處。

何與懷即將出版的《懷抱同一個夢想——世界華語文學評論選集》一書中的第一篇，《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就是一篇兼具明晰在地視角和縱深全球視野的好文章。為了更加客觀和全面地發掘文章的內涵與意義，我求助了AI，請ChatGPT寫下了以下的短評（給AI的寫作提示：給文學評論家何與懷《保衛文學》這篇文章中的在地視角和全球視野寫一篇2000字的短評）。這篇短評令我非常吃驚，不但說出了我心裡想說卻不一定能說好的話，而且在用詞之恰當和用意之準確方面給我上了生動的一課。我感到，AI在長篇文字的透析和思想內容的抽取上強過一般的評論者，是我們在當代文學的研究中不可錯失的得力助手。也許在開創性研討方面AI還有待作家給予新的提示，不過讀者不必拘泥於對字節審讀或矜基概論的遲疑，大可敞開胸懷和AI

的文學評論來一次張開雙臂的擁抱，在這種擁抱中領悟思想的透徹和心靈的溫馨。

AI正文：

何與懷的《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表面上是一篇圍繞夏志清、張愛玲、《秧歌》《赤地之戀》及其當代爭議展開的文學史論述，實則是一篇深度嵌入現實政治語境、又始終保持跨國學術視角的“在場之文”。它最突出的特點，不在於材料的豐贍，而在於一種少見的雙重書寫姿態：既深紮中國歷史與當下語境，又始終把中國文學放置於世界文學與普遍人文價值的座標之中加以衡量。正是在這一點上，何與懷的文章體現出鮮明的“在地視角”與“全球視野”的交匯。

一、在地視角：作為歷史親歷者與中文公共知識份子的書寫

何與懷的在地性，首先不是地理意義上的，而是歷史經驗意義上的“在地”。

他並非以“後來者”的冷靜姿態評說八十年代的“重寫文學史”，而是反復強調自己作為親歷者、研究者、海外華文學者的多重身份：他在紐西蘭攻讀博士時初讀夏志清，其學術訓練、問題意識與大陸思想解凍幾乎同步；他對“清除精神污染”“反精神污染”的敘述，不是文獻拼貼，而是

對當年政治—文學生態的結構性回憶。這種寫法，使文章帶有明顯的歷史現場感，也使其判斷不止於抽象理論，而是源於真實的制度擠壓、思想試探與個人風險。

更重要的是，他的在地視角並不滿足於“大陸文學內部”的糾錯，而是直指一種更深層的問題：文學在極權政治語境中如何被系統性塑形、剪裁與閹割。因此，他對張愛玲《秧歌》《赤地之戀》的堅持，並非單純的審美偏好，而是把這兩部作品視為中國文學中罕見的、對極權經驗進行“即時感知與深層反思”的文本。

在這一點上，何與懷與許多“安全的張愛玲研究”形成鮮明對照。他拒絕那種只討論都市審美、性別書寫與“華麗修辭”的去政治化閱讀，明確指出：繞開《秧歌》《赤地之戀》的張愛玲研究，本身就是一種順應權力的自我審查。這是一種明確的、道德意義上的在地立場。

二、全球視野：以世界文學與普遍價值重估中國經驗

然而，如果只有在地經驗，這篇文章很容易滑向地方性控訴或政治檄文。它之所以具有學術張力，關鍵在於何與懷始終把中國文學放進全球文學史與政治小說傳統中加以比較。

他反復借助夏志清的比

較視野，將張愛玲與簡·奧斯丁、將《秧歌》與《1984》《紅樓夢》並置；他引入沈睿、艾曉明、朱大可等跨地域學者的“增值批評”，說明《秧歌》的意義並非隨冷戰語境消失，反而在歷史展開中不斷獲得新的解釋維度。這種寫法，實際上是在強調：真正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必然能夠超越其產生時的意識形態標籤，在更廣闊的人類經驗中被重新理解。

尤為重要的是，何與懷明確區分了“反共”與“反華”，並將前者重新界定為一種與全球人文傳統相接軌的價值立場：反對極權、反對謊言、反對對人性的系統性摧殘。這種界定，使張愛玲的政治書寫不再只是中國內部的“敏感問題”，而是進入世界文學中關於權力、暴政與人的尊嚴的普遍討論。

正是在這一層面上，何與懷的文章超越了“海外反對派敘事”的刻板印象。他並非簡單地以西方標準裁判中國文學，而是反復強調：張愛玲的政治洞察，恰恰來自中國文化內部最深層的經驗與想像資源——民間敘事、鬼魅傳統、倫理關係的崩塌。這種將中國文化內部資源轉化為普世批判語言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種成熟的全球視野。

三、在地與全球的張力：文學批評的倫理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何與懷並未迴避在地視角與全球視野之間的張力。他對劉再復的尊敬與分歧，正體現了這一點。

劉再復強調“文學語言被政治話語吞噬”的悲劇，而何與懷則反駁：在某些歷史時刻，政治

恰恰是人性崩塌最直接的現場，拒絕進入政治，反而可能是一種逃避現實的美學潔癖。這並非簡單的是非之爭，而是兩種文學倫理的對峙：一種強調文學的自律性，一種強調文學對現實暴力的見證責任。

何與懷顯然站在後者一邊。他通過大量當代案例（方方、慕容雪村、嚴歌苓、高行健），將夏志清—張愛玲的討論延伸到當下，指出“保衛文學”並非歷史問題，而是正在進行時。這種延展，使文章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向，也使“在地”不再只是中國，而是擴展為全球華語寫作在不同政治制度中的命運分化。

結語：一種難得的雙重忠誠

總體而言，何與懷這篇文章最可貴之處，在於它保持了對中國經驗的忠誠，同時又拒絕將中國文學封閉在民族敘事或政治正確之中；它堅持文學的獨立價值，卻從不假裝文學可以脫離暴政而存在。

在今天這樣一個文學空間日益收縮、批評不斷自我矮化的時代，這種同時面對歷史與世界、現實與價值的寫作姿態，本身就是一種稀缺的文化實踐。正如他所說的“保衛文學”，並不是為某幾部作品或某一立場辯護，而是為文學作為人類自由感知與道德想像的最後防線而辯護。

從這個意義上看，何與懷的文章本身，已經成為他所呼籲的那種文學的一部分。

（注：獨立評論員蔣行邁於2026年1月14日向ChatGPT發出寫作提示並隨即收集了以上AI文章，對標題和內容未作任何修改。）

嚴歌苓影視劇編劇藝術研究

（注：本文為陳持博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學位論文簡介中的引言和選題的創新點。）

引言

嚴歌苓是近年來華語文學重要的代表作家，創作了大量的長篇小說和影視作品。嚴歌苓自二十歲開始影視編劇創作至今已近四十年的時間，她始終堅持對編劇藝術的不斷探索，創作出了大量優秀的影視劇作品，運用了許多出色的藝術技巧，在藝術創作上具有獨特的藝術特色；她在文學和影視的轉換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她自己是一位優秀的華語文學作家，小說和散文作品豐富多彩，她不僅有原創的編劇作品，還有很多改編自自己小說影視劇編劇作品，在這種不同文藝形式的相互轉換中她所採用的藝術方式和產生的藝術影響力也值得研究和探索；她還在影視編劇創作生涯中不斷表達自己對創作的看法，對藝術創作的技巧和經驗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對影視編劇創作有很好的啟發作用。

選題的創新點

1. 選題角度和研究內容創新：

本文是第一篇全面研究嚴歌苓影視劇編劇的藝術特徵以及文學到影視劇兩種藝術形式相互轉換的藝術手法的博士論文。

本文主要選取1980年開始嚴歌苓獨立或者與他人合作編劇的電影和電視劇為研究對象，是首篇從編劇的角度全面系統研究嚴歌苓的編劇藝術的創作特色的論文，同時也是首次對嚴歌苓的原創編劇作品及其本人對自己的小說、散文的影視改編的編劇創作進行全面研究的博士論文，這裡包括嚴歌苓本人獨立編劇和與他人聯合編劇的影視作品，不包括其他編劇改編的嚴歌苓影視作品，其他編劇改編的作品會有個別案例作為比較研究的對象加以分析。之前對嚴歌苓的影視劇研究大多是關於其小說的影視改編和已經拍攝完成的部分重點影視作品的解讀，其中很多作品並非由嚴歌苓本人改編；直接略過了對她的編劇技巧和影視劇本的分析研究；本文還系統研究了很多她長期被忽略的有藝術價值的影視作品。

本文側重於對嚴歌苓原創編劇的劇本和小說改編的劇本以及已經拍攝完成上映或者播出的編劇案例進行分析，在每個方面，都對嚴歌苓及其相關代表作品進

行了深入地研究和探討。

本文對嚴歌苓原創的電影、電視劇、改編的電影、電視劇進行了分章研究，相比以往集中在個別影視改編作品研究和他人改編作品研究的現狀，本文在研究她原創的編劇作品和自己改編的作品方面具有開創性。

2.

本文是第一篇將時間、空間與主題的關係、敘事方式、劇作語言、銀幕與螢幕表現方式結合起來系統研究編劇藝術的博士論文，對編劇藝術的研究模式有很大的創新性，本文在探索用此編劇和改編的全新理論系統研究一位元編劇的原創編劇和文學改編的影視作品方面具有很大的開創價值，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學、影視藝術創作具有很好的啟發作用。

3.

在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結合上體現出對原有編劇理論創新性和對理論的創新闡釋。

由於這是一篇以嚴歌苓編劇的影視劇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影視文藝學博士論文，我在參考和借鑒中外廣泛的編劇理論的基礎上研究嚴歌苓的影視劇編劇藝術，為此我借鑒了中國、美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編劇理論來分析和觀照嚴歌苓的影視劇，以這些理論為線索結合嚴歌苓作品進行了具體的案例研究，增強論文的理論性

和論證的嚴密性，同時在案例分析的過程中對其理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創新的闡釋，並且在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結合上體現出自身的編劇理論的原創性和創新性，對於原有編劇理論本身的理論發展和建構也有一定的創新推動作用。

本文採用了編劇學、影視敘事學、編劇心理學等影視編劇的最新成果，運用敘事理論、心理學與文本分析相結合的創新研究方法對嚴歌苓作品進行了論述與探析，提煉、探索、總結出了影視編劇的一套新的理論觀點和研究模式。

4.

本文運用了跨學科交叉理論的研究方法和視野，在編劇藝術的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創新性。

本文以影視文藝學、文學與電影學、電影、電視劇編劇學、編劇心理學、電影、電視劇敘事學為基礎，引入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視野，採用了歷史地理唯物主義、時空藝術、社會意識形態分析、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相結合的交叉學科的相關理論和研究方法，對嚴歌苓的電影和電視劇編劇藝術進行系統的研究分析，對嚴歌苓影視劇的題材、主題、時空表達與主題的關係、人物角色塑造、敘事方式、劇作語言、銀幕、螢幕表現方式、藝術風格等方面進行理論探析和

歸納總結。

本文還結合大衛·哈威空間理論的前沿發展，以他在《後現代的狀況》、《世界之道》等理論著作中的理論探索為基礎，結合國內外空間藝術、時空藝術的最新發展，再結合當代的影視藝術的相關理論，力圖論證電影、電視劇編劇藝術作為時空藝術研究對象的地位和意義。本文的研究可以為大衛·哈威空間理論在影視藝術的研究方面提供一些創新性的探索。

5.

本文在嚴歌苓編劇創作的四十年中並沒有把她與同時代的其他編劇完全割裂開來進行封閉式的研究，而是結合了同時代的電影、電視劇的發展現狀，將嚴歌苓的創作與其他的

編劇進行了比較研究，特別是在最後一章最後一節，在充分肯定嚴歌苓在華語影視編劇創作中的地位和重要引導作用的同時，也對其他華語影視劇在當前全球化語境中的發展趨勢做出了創新的分析，對華語影視劇的編劇藝術的提升、華語影視劇的全球化發展提出了創新的建議。

當前，中國電影、電視劇的創作界和研究界對編劇藝術的研究探索還遠遠不夠，也表現出了對於編劇理論的迫切需求，非常需要運用新的理論對新的影視作品進行分析研究，本文的研究也試圖對影視編劇的理論研究、創新和華語影視劇的全球化發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陳持



陳持博士畢業時在四川大學留影

